



附錄
七世德記附錄

~ 16
3061
24



門 16
號 3061
卷 24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一

辨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妒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味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



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敕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甯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

倡義

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旣白。賞罰旣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

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妝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啟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

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況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啟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畱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

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 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偽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佖。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旣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

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卽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

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眾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燄薰天。觸者萬死。人

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爲被殺。而三司眾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

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而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然戒飭言官勿為異

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

光祿寺少卿時作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

意凡盡忠勤職卽譏讒蝟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姦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構逆虐燄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姦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齎謀

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眾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旣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眾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姦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新附錄
眾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於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徒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

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姦。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尻折脾。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乏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洲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

全書卷三十一 世宗紀附錄 八
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尙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諸一食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況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千戶。邢

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於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

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璠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廕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亦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效力之勸臣

不勝懇悃之至

益興地方疏

恩東西林惠麻各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甯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勦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

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甯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

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新附錄 十一
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入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非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

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

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甯。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

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

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

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旣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旣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

全書卷三十一 世宗紀附錄 四
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
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
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
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
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
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
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
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
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

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
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
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
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
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
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
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
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
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

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

也。曰：擊入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

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卽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

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甯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敕旨。候兩廣兵齊。依期

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 朝廷機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甯王之兵尙未舉動。今甯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甯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

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甯王已是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設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

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旣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旣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

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日畢卽付丙子

知名不具與劉養王亦同兩書旣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寶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

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鬪。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旣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劫。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附錄 三
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問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甯王。甯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甯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着。

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甯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姦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卻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

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眾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卻

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銳鉤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促。宸濠思欲潛遯。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與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

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鱒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譴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

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

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

能臨事不動，不動直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

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甯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

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於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泖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泖頭最大。泖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無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

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勦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洌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洌。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

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詞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眾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

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眾。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眾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偽持一檄。經洎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

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拙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竝進。其軍於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人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郝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徑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

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敷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徑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洲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洲。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於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掎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卻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洲。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

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均。曰嶺岡。曰塘含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徑。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徑。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於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

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白沙於銀坑水。丁卯覆之於烏龍鎮。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與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三月辛未。復與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黃田坳。辛巳戰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黎樹。乙酉戰於芳竹。壬辰戰於百順於和峒。

乙未戰於水源於長吉於天堂寨。謀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甯。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犬患。其功偉矣。捷聞有 詔褒賞。官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三
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
危侯借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
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
胄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
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
盜之於民不容竝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蕪從虎
狼之狂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
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

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子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
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
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 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
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
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
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
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於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於聖賢

之學自搢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
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
姦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
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
故也既以責志爲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
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不於鬱孤山之上使登
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牆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
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
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

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解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
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觀
斯石悲慨焉既移置於先生祠中復求榻本之善者補
刻其缺壞而託記於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
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
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
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
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
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

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卽皆自是而不疑。噉噉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爲崇。獲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卽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

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厦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

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干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眾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泖頭，又明年平逆藩，如

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疏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璽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模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於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甯靜。則偃臥維平。有眚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甯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眾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眾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

瘡痍未瘳而重羅鋒刃爲可哀也。卽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眾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制。以訓莫有眾。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白玉師未旋。石靡有甯。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甯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覲。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

州甯千萬世。聳

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爲

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於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

養士。因畱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微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畱。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畱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

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自。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疏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

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重修陽明王先生祠記。其大學士李春芳。又。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熒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

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眾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

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

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公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

以切諸生能心推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甯藩事略

敬齋蔡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甯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甯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翦之。以成厥功。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播諸遠近。搢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酋葉芳等有眾萬。

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藩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欸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眾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

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甯不啟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耳。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如風雨雷霆。本無一毫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鄰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勦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新附錄
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勦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四奉稱征勦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

是各官旣勦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勦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

臣等以爲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 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 恩蔭節奉

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尙書王 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

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眾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疏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眾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畱府一本畱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畱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

瞻仰其遺孤嫠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沉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

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眾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
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
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
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
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
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
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眾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
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
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

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爲弟者務以嗣
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
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
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
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尙冀不爽所有條宜開
具於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
覩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
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
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
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
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
隆於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
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
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
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

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
恩詔旣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
負罪遂不得沾被 洪慈人心咸爲憫惻似應查復原
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 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
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
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
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 恤典并有 請未給緣

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 明詔續行祠祭
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
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
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呂
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
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遡其居身則制行無議
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
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
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

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
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襍
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 敕下該
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
廕仍給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 恩禮石瑤如
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 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
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
追奪以昭 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 聖朝厚下之
典也觀過而知仁 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

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冤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敕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

之所抑回隱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申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予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於忠良則爲公及於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

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於其間也臣伏讀 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欵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 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 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 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於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諮之搢紳參之閭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凱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忝迭

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甯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後 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 恤典贈

謚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尙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謚未蒙先帝俞允至今眾論咸以爲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尙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

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尙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眾皆韙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謚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尙

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追矣其存日旣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甯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於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

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敕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卽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

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甯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衝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觀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 敕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

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 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毋終辱 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 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 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 應 明詔乞 褒殊勳以光 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 詔下中外揆剔幽滯 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尙

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啟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尙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

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旣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懼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啟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

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召入密勿以咨啟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賫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歎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敕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

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大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於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於九原矣卽今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賫捧謹題詩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

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例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員。誥命。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諡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

太保諡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諡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諡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諡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諡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諡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新附錄
五
○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
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
訥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
保謚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
保謚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
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
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
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南京
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謚
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
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
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
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

右侍郎諡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尙書諡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熊浹今贈少保諡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勗今贈右副都御史諡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墳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

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其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

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槩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畱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姦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祕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閩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

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尙書喻茂堅厯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竝無訾論尙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左都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尙書汪俊與祭二壇尙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尙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

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 聖旨蔣冕喬字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柟俱與他謚石瑤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會歷邊務建立奇功及 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

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字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 經帷纂修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 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

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尚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

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

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尙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諡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鈔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

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恩贈諡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著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又朝是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

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欸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

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謚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謚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拱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

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 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尙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 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姦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 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謚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

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為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
奇功收於定難德既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馳榮
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
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
為終七又改終七為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

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
與道存茲當窀穸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獎爾
忠魂 暮年除服文同但改窀穸為周暮又改為禫除

一祭品

猪一品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

子五色 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燂骨一塊

燂魚一尾 酥餅酥餛 各四箇 湯雞一分 湯魚

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重一斤 焚祝紙 一百

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 入遞不差人 隆慶二年二月

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 開讀事 十四日申時發行

紹興府 劄付押 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眾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

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廢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卽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 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會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燄熯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卽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閩七

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卽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甯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眾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不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

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的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

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為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甯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淮

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甯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卽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畱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畱公差回。

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閒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沖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畱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

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厰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竝進梯縵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祿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

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邀擊以挫其鋒眾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竝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傍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噪呼竝

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竝進。礮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雲集。火及宸濠副舟。眾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

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顛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卽許泰。平虜伯朱彬。卽江彬。左都督朱翬。卽劉翬。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已附錄 三
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 駕親征。江彬、許泰等
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 天兵親討。始擒宸
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
濠放至城中待 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
至南京候 駕。本爵乃力疏 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
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 闕。
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 奏差太監張永齎
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
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

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
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
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
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
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賜敕遣官獎勞。 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
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
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
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三
來游其門講學益眾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
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
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
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
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
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
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
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
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
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
若非勦平涘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
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旣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
則四方大兵之眾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
文定督戴德儒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
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
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
交割之文且奮身率眾之勞皆厯厯可據仗義勤王之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三
舉尚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 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士論。蓋較之 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 十

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爲懇乞

鑒忠義復襲

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 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甯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 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

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達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燄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畱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處，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

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眞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甯，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益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

全書卷三十八 世宗皇帝 三
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姦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

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敕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旣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已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

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冤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

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犁庭掃穴之績尙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

政之光豈小哉。伏乞 敕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 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 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 云 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 等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 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廕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 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 武廟之末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 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

遠威甯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甯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鈔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鈔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 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 聖王所不能廢。卽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 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眾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 命

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為

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撫江

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

題為

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

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

云

臣等會

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

武宗巡幸之時。虐燄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彘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

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甯。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於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斬於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於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薦。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

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著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全
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
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
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勦平南贛樂
昌等處山賊

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竝非旁
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
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齎赴部告
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
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

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
仁嫡長親男竝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
項

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
世襲但

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
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
十七日奉

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
爲懇乞

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
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
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薦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
復爵蔭等因該本部題奉

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
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
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薦前來隨該本部
題奉

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
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
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
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
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貽

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

咸甯其功尤偉。委應補給。命制雖不同。對之。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

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著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

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

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

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

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

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

國家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

全書卷三十八 世德新附錄
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

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咸甯。姑置不論。卽如甯夏安化之變。比之宸濠。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甯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

依原刊本補添

